

艺苑

片羽

## 问字楼主人的金石情结

| 任克奇 文 |

与华斌结识多年,熟悉他的书画印创作却还是近年的事,这全借频繁的展览与便捷的微信之力。出手神速,加上异乎常人的用功,华斌的作品在各种展览上扑面而来,在微信圈里汨汨滔滔地冒将出来,令人如行山阴道上,大饱眼福。他的作品从形制到内容都是波谲云诡,变幻莫测,时时给人品尝鲜果般的奇异感受。细细涵泳,可以发现其中沉潜往复着的精神主脉却是浑融一贯,隐隐地透露出一种个性的坚持与张扬。

华斌是美术科班出身,又身任美术教师二十多年。早年在师范学校所受的坚实训练,打下了深厚的造型基础,并在桐荫楼先生的熏陶下,较早地形成了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探寻的文化自觉。众多前贤典范中,他偏爱“元四家”,尤其是倪雲林空灵清润的构图、梅花道人老辣纷披的秃笔;他偏爱明代“吴门画派”沈石田、文衡山两大家那粗细兼具的画法,吸收其中苍秀婉逸、清润自然的韵味;他偏爱清代“四僧”,对其搜尽奇峰、借古开今的魄力不胜向往之至。

何以偏爱?华斌的解释是——“性相近也”。因为偏爱,所以有所深研。无论在他的小尺寸简笔山水和花鸟小品中,还是近年来渐多起来的那些构图复杂、墨采氤氲的大幅或长卷山水中,让人感受最深的可能还不是布局设色因材施教的巧妙,反倒是一勾一皴一擦,即最最基本的“笔墨书写”,如书法一般地一路婉转、一气呵成,他是实实在在地在“写”画,而全然不是设计制作。看他干笔皴擦的折带状,一下子会联想到他书写的甲骨、金文作品里的某些字;带有毛棘的渴笔,又感觉到是他碑体行书某一笔长枪大戟的延伸;水岸的苔点与细草,岂不是他松秀的六朝风神小楷书中灵动的星星点点。以笔墨的“写”来造型,笔墨是主人,其余皆为宾客。

石涛有言“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……”“写”自然之性,“写”吾人之心,“写”是中国画个性之所长,“写”是中国抒情艺术精神的起点。华斌长期专注于“写”,于是逐渐成熟了他特具个性的“笔墨”,具有“金石味”的笔墨。

华斌自颜其居为“问字楼”。“问字”这两个平凡而谦逊的字眼,用意不可谓不深,可以说他在艺术上全心追求的旨趣尽萃于斯了。学艺贵在取法乎高。华斌多年跟从二观堂胡先生“问字”,胡先生和尤先生一样,是见识高卓、言之谆谆、善于点拨的好导师。胡先生“唯不可俗”的当头棒喝、“医俗必金石”的津逮指点、“书写意味”的情趣高标,想必在他的艺术取向上起到了耳提面命的强烈效果。

华斌早年即雅好古文字学,对汉字造型的演化有着天生的敏感和摸索兴趣,对甲骨文、金文的研究,使他走上了一条与多数同辈大相径庭的路子。这当然也是险径,好多人迷失在其中不知归路,只好以“野狐禅”唬人。华斌是幸运的,但不是侥幸,你去看一看他泛览过的文字学著作和历代金石碑版,成堆成堆地摞在他的书房里,还有工楷抄录的古文字资料和研读心得,你就不会奇



清真雅正

篆刻  
华斌

怪为什么偏偏他偏师独出却能斩将夺旗而回。

今天看来,当然只是我的一己私见,在他所擅长的各体书法中,最令人折服的还是他的古文字书法。古文字书法,如果学不得法,容易描头画角,索然寡味;如果没有研究作基础,容易错误百出,贻人笑柄。但华斌的古文字书法全无此病。他以学养为前提,书写则游刃有余。他的甲骨文,用笔苍古秀润,节奏超逸自然,气势放纵豪拓,金文更是沉稳浑圆、婉转多情。这些特色自然地延展到他的画中和其他书体中。他学书法起点高、取法高,由古文字起步,走的是顺流而下的路子,所以高古不俗。他的隶书多有篆意,他的楷书多有隶意。他特别关注字体转型过渡阶段的金石碑版。他将绘画中获得的“逸笔草草”的启发融进书法的创作,以极其轻松自如的心态来调遣笔墨,真有点金冬心所欣赏的“游戏通神,自我作古”的做派。书画还有印在他那里融通为一体,相互为用,相辅相成。所以,他的隶书和楷书写起来,跌宕自喜,抒情性一点也不比行草书差。他的行草书随性发挥的空间更为广阔了,但结体的紧结与线条的韧性,则是众体特长的有机糅合。

华斌的才情还有一个尽情发挥的领域是在小小方寸之间。华斌一头钻进去,乐此不疲,高产时一天数枚,娱己娱人,广结善缘,所以你也不要奇怪他的朋友数量之多、社交之广。他的篆刻根底在战国古玺,配偶错落,越小刻得越妙,精心巧思都在仅容游丝的空间里腾挪盘旋,还很少有失手的时候。他刻印所走的路子与书法一样,也是顺流而下,立足古玺,融汇汉印的磅礴大气,撷取陶文、封泥、碑额、砖文的天真烂漫,借鉴明清各家的多姿多态,路子越走越广,一日有一日之进境,浑穆、流转、质朴的个人面目正在浮出水面。

金石成就了今天华斌对人生与艺术认识的深度,华斌的“金石情结”成就了他今天书画印成就的高度。华斌正值壮年,精力弥满,读诗、淘书、访碑、刻陶、画瓷、制匾、编书、设计制作各种各样的文房雅玩,还有策划或参与接连不断的各项文化公益活动,其人与其书画印一样,充满了动感。但可贵的是他能动而不躁,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滋养,广泛交游所扩充出来的气局,让他早早地稳住了心神,超越了浮躁的俗境,他正信心满满地向艺术的自由王国迈进。

## 孤独的茶树

| 吴翼民 文 |

春天一到,什么都勃发了“春心”——一拨退休的女子自行组织到山里游春采茶去,我竟然被邀参加,焉能不动了“春心”?她们说,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,能为大伙做个搭配着不累的“添加剂”“兴奋剂”,自然很愉快的。

茶树前几天刚被唤醒,正伸着懒腰,吮吸着春天的阳光雨露。茶园边“祭山开园”的大红横幅还没撤去,也许喊醒茶山的“啾啾啾”堂锣声以及“茶树醒喽”的呼喊声还在山里回荡,它们闻声正一片片一层层揉揉眼醒来,接着争先恐后把最好的嫩叶尖芽奉献给人们哩。

这里的茶园甚见开阔,足有几百亩大,层层叠叠向山坡延伸过去。茶树是山的宠儿,都静悄悄躺在青山的环抱。眺望四合的山,皆青翠欲滴,山下是孩童般密密矮矮的茶园,山上则大多是俊朗挺拔大哥哥范的毛竹,近视之其间还参差蹿着笋芽,有的虽已蹿成数丈之高,犹“襁褓”未脱,它们和茶树一样,也迫不及待要享受大好春光哩。山里老乡的“祭山喊山”典礼也同时喊醒毛竹,茶和竹同是春的使者,同是山里老乡赖以生存的元素。

茶园主人是位和茶一样有韵味的美丽女子,她带领着采茶的女伴们向茶园四散开去,自己也深入茶园向采茶者作示范指导,还时不时将大伙摄入镜头。我在茶园四周散步观赏,恍然觉得这些采茶的女子竟是活泼如蝴蝶呢,瞧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茶服,点缀于绿色茶园里,实在是春天最美的画图啊。这些女子虽然年纪都在五十以上,却是热爱、向往精致生活,平时就参加茶文化培训活动,痴情于一叶一芽、醉

心于一壶一盞,此番采茶就是一项实践活动,经过自己劳动得到的茶叶也许更多一层含义哟。

我徜徉着、观赏着,兀地看到一位女子没有深入茶园深处,而是匍匐在茶园外阡陌旁的一棵孤零零矮矮茶树边,细细地采摘着,便不禁奇怪,凑近去看——这株茶树太不起眼啦,矮矮,可以说其貌不扬,与大片茶树不可同日而语,但审视之下,我觉得它矮得壮实,分枝很开,团团如华盖。一旁的妻子谑称它是茶树中的“武大郎”,既如此,这位采茶女子在“武大郎”身上能有什么红利呢?非也,这位女子向我们展示了她的“战果”,她的袋子里竟然细细密密全是嫩绿的嫩芽呢。相比其他女子的收获,她的收获最为丰富。女子对我说道,她走过这棵矮矮的茶树时也没多看,不经意间被这棵茶树绊了一绊,像是拉住她向她招手示意哩,便凝神细看,一看不打紧,这棵茶树从上到下竟然长满了密密匝匝的细芽呢,大多是一芽一叶,嫩黄嫩黄的,看着讨人喜爱。女子说,她就不进茶园了,两个小时就守住这棵茶树足够了。我然其言,寻思她真是慧眼独具,要知道大片茶树早经过若干茬人们的扫荡啦,最好的嫩芽基本被采摘一空,唯这棵“武大郎”因离群索居而嫩芽满枝,也唯有这位采茶女子不趋热闹而大得红利。

两个多小时的采茶劳作结束了,采茶女们比评着收获的成果,茶园女主人向大伙说明着如何如何制作新茶,我独关注着那棵孤独的茶树——它卸去了一身嫩芽似显得更加苍劲有力了,正孕育着下一个蓬勃的春天啊。



梦里江南

插画 王全大